



誰偷走 湄公河的未來？

—— 一水六國千民族的啟示



樂施會
Oxfam
Hong Kong



誰偷走 湄公河的未來？

—— 一水六國千民族的啟示



樂施會
Oxfam
Hong Kong

誰偷走湄公河的未來？

—— 一水六國千民族的啟示

出版：樂施會

地址：香港北角馬寶道 28 號華匯中心十七樓

電話：2520 2525

網址：www.oxfam.org.hk

編輯委員會：文思慧、陳惠芳、蔡毓毓

主編：文思慧

作者：文思慧、李育成、梁建恒、戴汝悅

設計排版：EaRneS 電話：2295 6596

承印：大通印刷製品廠 電話：2897 3231

發行：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電話：2555 6335

版次：二〇〇二年五月初版

定價：五十元

國際書號：962-664-009-6

版權所有 © 2002 樂施會



作者

文思慧

曾撰寫批判環境論述、性教育論述、民族圖騰論述的文章、書籍，現今致力學習社群溫飽自足生活。

李育成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碩士畢業，任職國際河網中國項目顧問，一直關注長江三峽及其他中國大型水利工程。

梁建恒

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學院助理教授，致力研究旅遊發展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近年以扶貧旅遊作重點研究。

戴汝悅

游走學校多年，近年每況愈下，每次涉足學校時皆不知所謂，現為籃球迷+漫畫迷+耕種迷+搵食迷……

樂施叢書出版緣起

認識貧窮問題，討論發展議題——親身體驗是一種方式，由文字、圖像來鋪陳是另一種無限量的可能。

那麼遠，這麼近。當許多人以為貧窮事件都發生在遠方時，我們的思想的貧乏和身邊的貧窮一樣往往不為察覺。當下香港基層勞工被邊緣化，資本、市場日益被壟斷，社區發展空間急速萎縮，這些和中國加入世貿市場自由化，泰國、柬埔寨、老撾和越南共同啟動湄公河盆地發展計劃，東帝汶脫離印尼走向獨立，蘇丹連年內戰後饑荒迭起等，所引發的貧窮現象和發展問題是一致的。

什麼是發展？誰的發展？

開始有人到遠方救援，在本地倡議，落區調查或上街抗爭，在這些過程中，問題變得複雜起來。「樂施叢書」希望提供一個場所，邀請各方關心發展問題的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擴大想像的空間，從而帶動整體社會對發展的討論，壯大民間社會力量。這包括記錄樂施會以權為本的發展工作，討論當下社會議題，探討各地發展經驗。



「樂施叢書」是關於發展的中文叢書，面向社會大眾，以在地的視角，普及發展議題。它將打破思想的障礙，挑戰固有的假設，改變人們慣常的思考方法和行為。這裡人們可以找到具視野的分析、嶄新的啟發、趣味的閱讀、有用的資料。

樂施會是一個發展及救援機構，不是一間出版社，出版這樣的叢書，自然是表達一種期望：以香港為出發點，相互促進、認識和理解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南方與北方，以尋求一個更公平、更公義的世界。

在二十一世紀網絡技術和應用一日千里，與此同時社會貧富日益懸殊的時刻，一如樂施會和所有貧窮人士並肩的努力，中文發展書籍出版為此任重而道遠。

樂施會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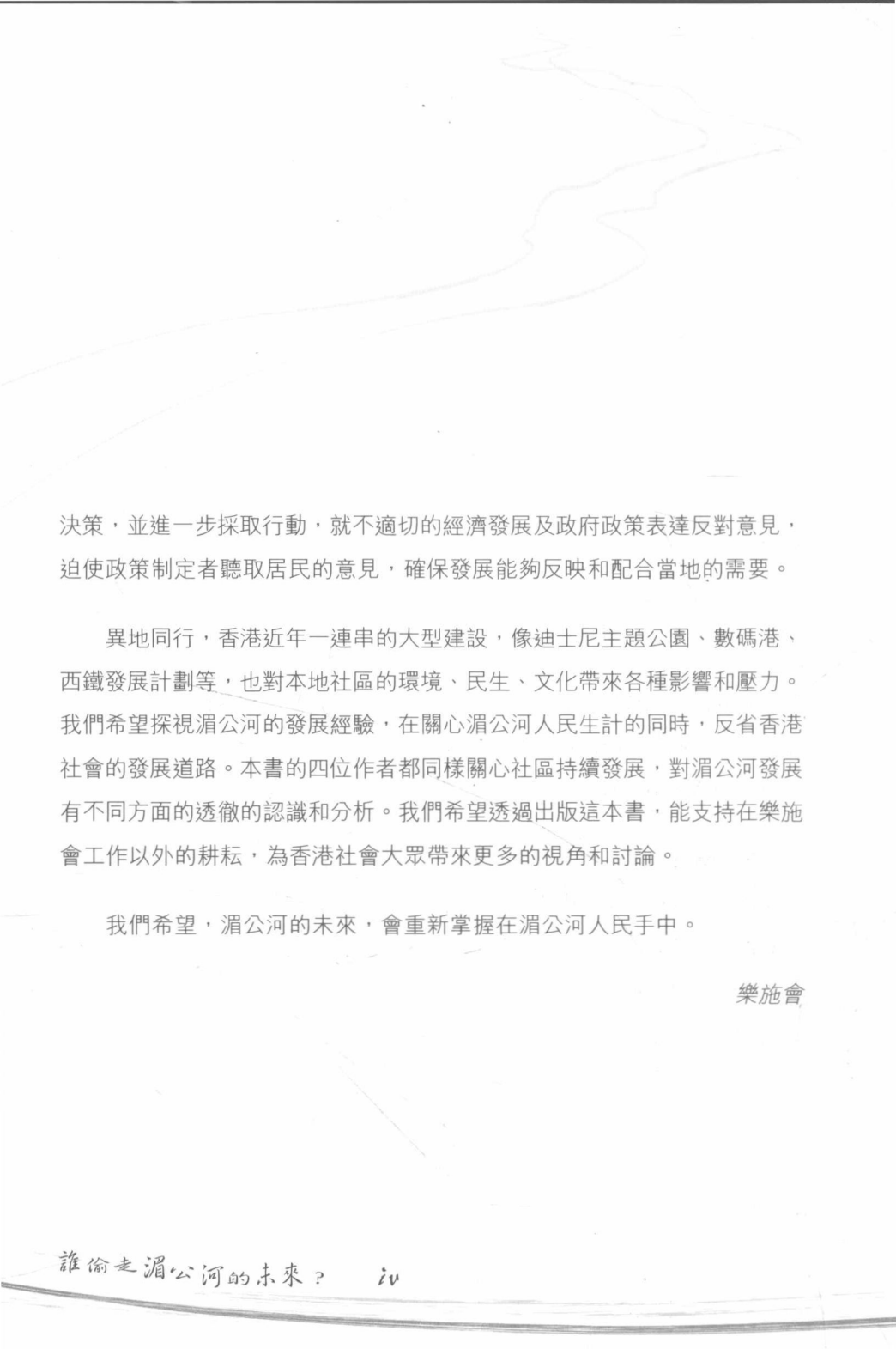
湄公河在不遠處。

生活在湄公河及其支流流域廣闊面積上的各個民族，和香港人一樣面對著社會發展帶來的種種問題。

各國政府和機構在湄公河推展各項大型發展計劃，當地貧窮社群卻愈發不能控制他們千百年來賴以為生的自然資源，生活也變得更为艱難。許多地區都有林木大量砍伐、水污染、物種大幅減少等問題。

樂施會關注湄公河的發展和當地百姓的可持續生計，為此在越南進行養蝦水產業影響研究、在中國雲南進行漫灣水壩影響評估研究、在柬埔寨舉辦倡議能力培養工作坊等等。樂施會協助當地居民要求政府和其他援助機構在推行發展計劃時，減少大型發展對持續生計的影響。讓當地社群掌握、使用及管理當地自然資源，以改善自身的生活。

能否掌握有關資訊，並且獲取發表意見的途徑，往往是當地社群能否參與的關鍵。我們協助湄公河貧窮社區獲取有關的資訊，了解危及他們的各種



決策，並進一步採取行動，就不適切的經濟發展及政府政策表達反對意見，迫使政策制定者聽取居民的意見，確保發展能夠反映和配合當地的需要。

異地同行，香港近年一連串的大型建設，像迪士尼主題公園、數碼港、西鐵發展計劃等，也對本地社區的環境、民生、文化帶來各種影響和壓力。我們希望探視湄公河的發展經驗，在關心湄公河人民生計的同時，反省香港社會的發展道路。本書的四位作者都同樣關心社區持續發展，對湄公河發展有不同方面的透徹的認識和分析。我們希望透過出版這本書，能支持在樂施會工作以外的耕耘，為香港社會大眾帶來更多的視角和討論。

我們希望，湄公河的未來，會重新掌握在湄公河人民手中。

樂施會

湄公河六國



目錄

樂施會叢書出版緣起

前言

iii

第一章：湄公河流域——文化交流的溫床

1

歷史淵源

3

殖民者的來臨：翻天覆地

4

殖民者離場、冷戰進場

7

湄公河的後冷戰時代——寄望大建設

9

第二章：開發水資源

15

湄公河水壩的故事

17

水壩發展簡史

19

各界在水壩工程

20

湄公河人民需要怎樣的水壩？

30

第三章：樹在湄公河畔哭泣

33

老撾・一九七二

34

森林破壞之王？

35

愛水愛樹的 Saeng Phaa 村莊

36

精靈之地：森林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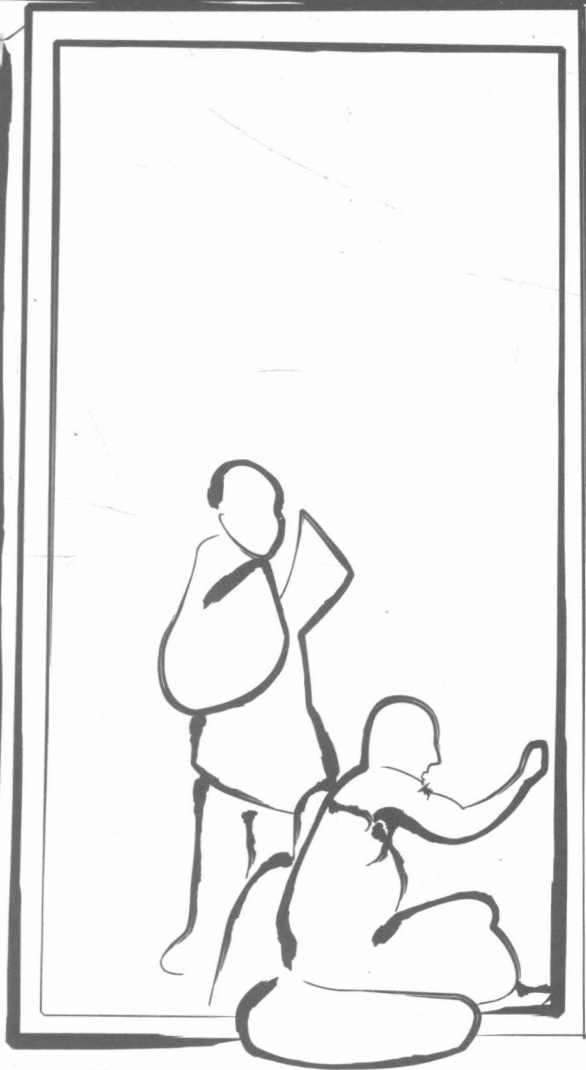
台灣的「英雄」，Kreung 族的惡夢	39
伐林特許權	41
「森林保護」之名	44
國際援助	54
第四章：從前……那裡有水，那裡就有魚	59
湄公河生命之歌	60
「如果魚會說話……」	63
公用地方私人化：漁場優惠	67
「藍色革命」：水產養殖工業化	68
第五章：變遷中的農耕	77
流徙與農耕文化的崩潰	78
對刀耕火種者的步步進迫	85
多樣的稻米，多樣的農耕	105
第六章：旅遊：高舉發展旅遊經濟的大旗幟	115
湄公河流域的旅遊發展	117
啟示還是教訓	120
旅遊效益／影響	122
可持續旅遊	124
另類旅遊的開發	126
第七章：總結：發展主義的貧乏	131
參考資料	143

誰偷走湄公河的未來？

阿彌陀佛

卷之四

一



湄公河流域

——文化交流的溫床

李育成

相比古代四大文明發源地——黃河、尼羅河、恆河及幼發拉底河，湄公河並沒有偉大的古代建設或輝煌顯赫的歷史。但是，湄公河卻成為了不同部族、不同宗教的文化交匯集散地。從華中逃難的漢人、華南地帶的越人、印度人與印支半島上的傣、泰、緬、馬拉及越南等大量部落在湄公河流域上互相交往，把他們的傳統文化和宗教，帶到這個資源豐富的糧倉。源源不絕的河水加上肥沃的土壤，不單孕育了沿河的農業發展，也帶來了佛教和印度教的興盛。在古代文明與現代化發展的相互影響下，這裡試圖扼要理出一段湄公河流域的社會歷史脈絡。

歷史淵源

湄公河全長四千公里，發源於中國唐古拉山脈東北坡，流經中國東南，名瀾滄江；之後流過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稱湄公河，最後流入中國南海，河域總面積二百二十三萬平方公里，流域人口達五千五百七十萬。

現代史學家對湄公河流域古代文化的認識，其實還只是鳳毛麟角。除了從部分現存的古代架構，例如泰國的皇室，從遺蹟中找尋一些零散的材料，例如柬埔寨，據說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已有人居住，及從中國和歐洲來的旅行家所遺留下來的印象和描繪外，湄公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並沒有一套像中國那麼完備的史學系統作匯編撰述。

事實上，根據人類學家的研究，古代的湄公河流域，主要有Pyu（即今之緬甸人）、Mon（與今日聚居在緬甸南部和泰國中南部的Hmong族不盡相同）、Khmer（即今之柬埔寨人）和Cham（即今之越南人）四個部族。而這四個部落的文化，則受到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不同程度的影響。隨著陸路和海路交通日益頻繁，不論是農業、語言、建築和宗教信仰的演變，都可以在不少古跡和中國的古籍中找到一些痕跡。

由於以往的文字描述，多用於宗教典籍，或出現於中國的歷史紀錄，故此一般坊間的事跡，只能透過這些典籍窺探一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宗教傳播和外交往來，不單只是局限於社會上層，也同時促成了民間的交往。中國和印度不僅把宗教典籍帶到東南亞，還把水利技術、農業和農產品與語言文字帶來，貿易活動因而日趨頻繁。

不過東南亞各族由於地理和地質情況各異，與其他地方不同程度的文化交往，也發展出不同的文化。最明顯是反映在他們的農業運作上，這亦成為了分辨各族文化的象徵。越南人、暹羅人和緬甸人，逐漸成為了湄公河流域的三個主要部落。這種文化的多元，可算是湄公河流域文化的特色。

殖民者的來臨：翻天覆地

到了十六世紀，自從葡萄牙的航海家來到東南亞地區，發現了許多在歐洲早見的生物和礦物資源，歐洲各國便興起了到東南亞殖民的熱潮。最初，歐洲諸國還只是以開採動植物和礦物資源為主，所以只是跟當地人進行貿易，並沒有全盤佔據。但到後來，由於來往歐洲和東南亞的航線愈來愈發達，成本較以往廉宜，加上歐洲各國在其本土的人口和經濟問題日趨嚴重，本土資源也日漸匱乏，他們便順勢向外伸展，把湄公河流域視為他們的資源庫藏。

在殖民者到來前，三個主要的皇朝事實上還沒有疆界的概念，至少可以說，三個皇朝所在地之間居住的少數部落，並不是絕對臣服於某一個皇朝。以緬甸為例，雖然居於山腳的緬族人作戰力強，經常可以臣服山上的不同部落，甚至曾征服暹羅皇朝一段時間。不過，由於山上的部落路途遙遠，與緬族人交往稀疏，故此他們本身的習俗和語言俱能維持。以「山高皇帝遠」來形容少數部落與主要部落之間的關係，可謂最為貼切。

但是，殖民者到來以後，以及往後的發展，卻把少數部落帶到壓迫的邊緣，面臨著部落承傳的危機。法國在十八世紀佔據了現今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的領土，而英國則佔據了緬甸及馬來亞半島。雖然泰國並沒有被殖民者併

吞，但是也要把部分邊境土地割讓給英法兩國。從此以後，居於湄公河沿岸山區及接壤雲南邊境的不同少數民族，便受到殖民者的不同待遇，卻因此引起了日後從沒間斷的武裝衝突。

緬甸

英國人對待緬甸及山上的不同部落，做法可算是比較「聰明」。他們為了方便管治，把緬甸劃分為不同的自治區，包括撣（Shan）、克倫（Karen）、Karenni、克欽（Kachin）、欽（Chin）及 Mon 等等。由於英國人只想開採當地的礦產和種植罌粟，於是便與當地山區人合作，英國人及其帶來的傳教士在山區進行傳教及教育工作。愈來愈多人受教育，在了解到歐洲各國富強的同時，也認定了對保護自己文化傳統的重要性。由於每個自治區都受到英國人的保護，免受緬族人的入侵，因此，除了基督教在山區逐漸盛行，成為了往後其中一個重要勢力，更重要的是使山區人逐漸培養出對土地的歸屬感，有了脫離緬甸的獨立意識。這便種下了在英國殖民者離開以後，緬甸各地所發生的武裝衝突的根源。

暹羅——泰國

泰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當中，暹羅的皇朝在中世紀經過多次戰爭及遷都，最後遷到現今的曼谷（意即「天使之城」），其間征服和同化多個部落。今天的泰國人，已不是過去的「傣」族（雖然今天的傣族與泰國人還屬遠親）。泰國皇朝深受佛教影響，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也採取懷柔的同化路線，除了教育下一代尊奉泰王，更利用經濟和軍事強勢，使少數民族接受泰國已有的經濟、文化、語言和宗教習俗。在這種同化政策底下，一般少數民族漸漸忘卻了本族的身分和文化，漸漸變成「泰國人」，說泰語，信佛教。

泰國雖然沒有受到殖民主義的洗禮，但由於受到英法列強的軍事威脅，泰王看到歐洲人的船堅炮利，趨之若鶩。到了楚叻隆功（Chulalongkorn）皇朝，仿效歐洲的制度，奉行軍事及政治改革，吸收外國先進的技術，更成為了泰國歷史的轉捩點。此舉不單改變了泰國的政治氣氛，為日後的君主立憲制及民主發展方向鋪路，更由於奉行開放政策，使泰國成為湄公河流域最早開發的國家。

越南、老撾、柬埔寨（印支三國）

越南、柬埔寨及老撾三國，是先後被法國逐漸併吞的。早在法國人來臨前，中國人和印度人已跟他們交往，而中國文化對越南的影響則最為深刻。

越南，古稱安南，一般相信其祖先原居於廣東廣西一帶（此區原稱作「越」，與今廣東之「粵」同音），後來因多次朝代交替的戰亂，逐漸遷移至今之越南一帶。他們長時間沿用中國的政治制度，奉行儒家治國的觀念，設科舉制度，考核人才，官服也模仿中國的式樣，信奉從中國傳入的佛教，文字也一度採用漢字。但由於中國皇朝的多次欺凌，所以到法國人殖民統治後，逐漸捨棄漢字，採用羅馬字母。不過由於漢文化在越南人已根深蒂固，一般越南人都還具備漢字姓名。

原居於越南一帶的少數民族，都因為越人的到來，被迫遷到山上。還有一些原居於貴州雲南一帶的少數民族，也由於中原戰亂，而散居於越南山區、老撾及泰國北部邊境。這些少數民族，正是被殖民者和現今統治者遺忘的一群。歷史很少對他們有所記載。因此，我們對於他們的過去，也所知甚少。正因為此，法國殖民者以至越南政府，因入侵他們土地而造成的傷害，也是無法估量。